

武林金

(台灣) 东方玉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武林玺

(台湾) 东方玉

第四册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目 录

第二十八章	夜探幕阜·····	(823)
第二十九章	斩将夺关·····	(854)
第三十章	宫中老妖·····	(886)
第三十一章	犂车大战·····	(920)
第三十二章	奇峰突起·····	(953)
第三十三章	极大秘密·····	(982)
第三十四章	盟主寿辰·····	(1013)
第三十五章	真真假假·····	(1044)

第二十八章 夜探幕阜

武当派在九大门派中，是领袖群伦的大派，掌门人亲自赶来，替盟主祝寿，柳家庄上，自有一番盛大的欢迎，不在话下。

初更时分，银拂道人喝得酩酊大醉，连脚下也有点虚飘飘的，回转宾舍。

但当他推门而入，跨进房中，醉态登时敛去！

迅快的掩上房门，一下掠到榻前，取过一条棉被，卷成人形，然后又盖上一条薄被，如果有人从窗外望来，一定认为他喝醉睡熟了！

银拂道人微微一笑，身形一闪，已到右首墙下，双手在壁上连按几按，但听墙下响起一阵轻震，木榻缓缓移开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地窟。

银拂道人一下往地窟中钻了下去，接着木榻又缓缓移开，恢复了原状。

约摸过了顿饭工夫，离柳家庄院三里外一处土冈上的松林中，从地下缓缓冒出一颗人头，渐渐露出双肩，渐渐露出全身。

那是一个银髯飘胸的老道人！

当他全身出地面，才轻轻一跃，跳出仅容身子钻出来的小穴，回头看去，那小穴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，已被一块连着树根的草皮所掩盖，再也看不到丝毫痕迹！

银拂道人暗暗赞叹：“当初设计这座地穴的人，当真匠心独运，巧妙无比！”

心中想着，人已一闪出林，展开轻功，黑夜之中，宛如一头

灰鹤，朝西飞掠而去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银拂道人已经回到黄桥铺。

这所小小山村，敢情已被恶兽吓破了胆子，此刻整个村中，早已不见一点灯光！

数十幢土坦茅檐的房屋，零星散处在一座小山岗的东首，黑沉沉地一片死寂，甚至连小儿都不敢夜哭！

黄桥铺就是以这座小山岗做屏障，小山向西，就是横亘湘、鄂、赣三省的幕阜山脉了。

龙图殿就建在山麓下，也成了黄桥铺西首入村的门户。

银拂道人在村中巡视了一遍，便由龙图展向西，往山中行去。

山村不远，经过一片棉花田，迎面就是一座峻拔高峰，山势连绵！

银拂道人随着山径，堪堪转过山脚，瞥见十数丈外一棵大树之下，黑幢幢的蹲坐着一头巨兽！急忙停步，凝足目力朝那巨兽瞧去！

他修为功深，虽在黑夜，仍可看的清楚中那巨兽一头长发，生相狰狞，极似金毛狒狒！

银拂道人心中暗道：“此种金毛狒狒，生性凶残，力猛于虎，生长在云贵深山之中，怎会跑到幕阜山来了？”

心念转动，人已缓步走出，迎着金毛狒狒过去。

那金毛狒狒蹲坐在大树之下，骤睹有人迎着它走来，口中低啸一声，突然人立而起，双爪作势，大有扑噬之意！

银拂道人看它这一站起，足有一人来高，倒也不敢大意，左手当胸，银拂一指，沉喝道：“孽畜，你不在深山大泽，跑到此地，伤害无辜村民，见了贫道，还敢发威？”

口中说着，脚下并未稍停，道袍飘然，缓步行去。

那金毛狒狒似是怒极，不待银拂道人走近，猛地后足一点，虎跃而起，凌空扑来，两只毛茸茸的钢爪，直向银拂道人当头抓落！

银拂道人突然心中一动“最凶猛的猛兽，扑攫敌人，决无身法，这头金毛狒狒，竟似久经训练，扑来的姿势，居然是一记‘卧虎扑羊’的招式！”

老道长久经大敌，心念电转，人却凝立不动，直待金毛狒狒快扑到头顶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孽畜敢尔！”右手倏扬，手中银拂，已然迎着拂出！

他早已存下替黄桥铺居民除害之心，这一拂几乎贯注了八成真力，岂同小可。

银拂出手，但见一道银道，势若匹练，飞卷而出！

金毛狒狒口中发出一声惨叫，一个庞大身躯，像抛绣珠一般，凌空甩起，真摔出两丈之外，砰然坠地。

这一声惨叫，听的银拂道人幕然一怔：“这金毛狒狒，竟会是人！”

这下虽然使他大感意外，但也有几分早在他预料之中！

那是和云阳子谈到恶兽之事，他曾以“传音入密”告诉云阳子，认为此地正面幕阜山脉，和千面教总坛近在咫尺，忽然出现恶兽，连续伤人，也许是千面教豢养之物。

九岭山有他们秘密巢穴，幕阜山也极可能会有他们秘密之处，不愿附近居民入山，才纵兽伤人。没想到伤人恶兽，竟然是人改扮的，这一发现证明自己料想不错，幕阜山果然也有千面教人的巢穴！

他江湖经验何等老到，心念闪电一动，人已飞掠过去，落

到那金毛狒狒面前，俯身瞧去！

果见金毛狒狒胸腹间有一道密扣，里面一个黑衣汉子，已被自己一拂扫死！

解开皮扣，在他身上搜索了一遍，只有一柄匕首和一支特制的信号火花，和颈上悬挂的一块铜牌。

银拂道人取出“化骨丹”，挑了少许弹到黑衣汉子身上，正待站起身来，突然远处传来一声低啸！

心中不觉一动，暗想：“这啸声准是他同伴找来了！”

立即拉起金毛狒狒的皮衣，一下披到身上，口中同样低啸了声，算是回答。

果然，他啸声甫落，但见一条黑影，从远处飞驰来，又是一头长发披肩的金毛狒狒。

银拂道人那里还怠慢，立即迎了上去。

那金毛狒狒右爪扬起，朝银拂道人打了个手式。

银拂道人不知他打手式的意思，也只好举起右爪，依样画葫芦，打了个手式。

这下可能出了差错！

那金毛狒狒突然暴退数尺，炯炯目光盯注着银拂道人，口中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。

银拂道人见多识广，已经听出他说的正是苗语，但自己却是答不上话去，双手倏然向后一掀，丢开狒皮，大开一声：“孽畜，还不束手就缚？”

那金毛狒狒骤睹银拂道人露出身来，同时暴叱一声，双爪扬处，纵身朝银拂道人扑来！

银拂道人这回可不敢再使银拂，左手袍袖一挥，只使了三成力道，朝前拂去。

那金毛狒狒扑来的势道，何等凶猛，但堪堪扑到银拂道人前面，钢钩似的利爪还没抓落，但觉呼的一声，一股劲风，直向自己卷来！

双爪和衣袖乍接，响起砰然轻震，金毛狒狒差幸身上裹着一张厚皮，但还是被震的连退了两三步。

交手一招，他已知这银髯老道的厉害，身形一停，忽然举手向上一挥，但听“嗤”的一声，一道火花，从他手中飞出。

金毛狒狒同时一个转身，急如箭射，飞奔出去！

他向空中打出火花，回头就逃，倒出银拂道人意料之外！

因为自己既不能让火花信号飞起天空，使对方发觉有警，也不能让他逃出手去，手中银拂一竖，正待追纵火花飞起！

在这一瞬之间，但见金毛狒狒向空射起的一道信号火花，升空不到七八尺高，便自倏地灭去！

银拂道人怔的一怔，立即大喝一声：“孽畜还想逃么？”

长身掠起，化作一道长虹，凌空朝那金毛狒狒身后追去！

那金毛狒狒射出信号，拔腿飞跑，他已知道银拂道人的厉害，连头也不敢回，只是朝山径上急奔。

根本不知道自己放出的那支火花没有升空，就已熄灭，此刻听到银拂道人的喝声，从身后追来，更是害怕，一路只是没命的狂奔。

一兽一人，一先一后，衔尾疾驰，宛如两点流星，在山林间飞划而过，快的令人目不暇接。

谗岩绝壑，林木山藤，就像流水般，一排排朝两人身后倒流而去！

银拂道人一身功力，已臻化境，他真要追金毛狒狒，十个也追上了！

他紧随在金毛狒狒身后，如影随形，只要一伸手，就可取他性命，但银拂道人并没出手，只是像农夫叱耕牛一般，不时的在金毛狒狒身后叱喝。

金毛狒狒一路没命狂奔，耳中不时听到老道跟在背后叱喝，几乎心胆俱裂，一心只希望快些回去，就有接应的人。

这也正是银拂道人的心意，要他替自己带路。

两人这一路疾奔，快逾追风，不多一回，已经奔行了二十多里，眼看山势迂回，愈来愈见险峻，已经追逐到人亦罕至的乱山之中！

前面的金毛狒狒奔到一座峻岭之下，突然身形一闪，横跃而出，疾快无比的朝一道深谷中奔去！

银拂道人早有准备，心知已到地头，那还容他逃脱？银拂从后挥出，一下圈住金毛狒狒的喉咙。

但听“咯”的一声，那金毛狒狒的皮毛虽厚，也经不住老道人银拂一圈，喉骨立被勒断。

银拂道人迅快解开皮扣，剥下狒皮，卷成一卷，压到一块大石下面，然后把那汉子拖入附近树林之中，挑了少许“化骨丹”弹到他身上。

不消片刻，他自会化去。

银拂道人闪身出林，飘然往谷中行去！

那知走了十几步，发现一个金毛狒狒倒毙地上，看他死时的情形，似是正在往谷中奔去之时，被人从后追击所杀。

而且这追击之人，掌力极重，居然透过金毛狒狒的厚皮，把这人的后脑击碎，心中不禁暗暗称奇，忖道：“此人又会是誰？他出手击毙金毛狒狒，看来倒似是友非敌。”

想到这里，突然心中一动，迅疾忖道：“是了，这头金毛狒

狒，定是看到自己的行动，准备往谷中报讯去的，如此说来，这人倒是帮了自己的忙！”

举目四顾，却又看不到那人丝毫踪影，心知那人有意不肯和自己见面，也就只得作罢了。

这条山谷，并不太长。

一回工夫，便已行到谷底，银拂道人立即隐住身形，凝目朝谷中望去！

但见谷中路呈狭长，地方不大，中间是一片草坪，建着一座六角亭子，碧瓦红柱，围以白石栏杆。

一道清涧，正好从亭前流过，大有曲水流觞之趣，把这座山谷，点缀的甚是幽静！

亭中放一张竹编靠椅，椅上斜靠着一个醉眼迷糊，脸如青蟹的紫袍道人，边上放一张矮几，几上还放着一个大红酒葫芦。

那蟹脸道人敢情喝醉了！

他身边跪着一个秀发披肩，上身赤裸，只有脐下围着一块兽皮的少女，双手正在替蟹脸道人身上按摩。

亭外草坪上，蹲坐了一对金毛狒狒，歪着头，朝亭中偷看，嘻开血盆大嘴，只是傻笑。

银拂道人看清靠在竹椅上的蟹脸道人，心中不觉一怔，忖道：“看来江湖上一班邪魔外道，全给千面教请来了，此人不就是昔年大家称他有伏兽之能的蓝真人么？”

这原是一瞥间的事，突见蹲坐在草坪上的两头金毛狒狒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四只铜铃般眼睛，闪着绿阴阴的光芒，直向自己停身之处直望！

银拂道人看的暗暗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两个金毛狒狒，竟有这

般机警，不知是人是兽？”

心念方动，那两头金毛狒狒突然低啸一声，双双人立而起，双爪作势，嘻开大嘴，露出白谗谗的獠牙，好不狞恶？

银拂道人睹状暗道：“这两头倒是真的金毛狒狒了！”

躺在竹椅上的蓝真人沉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两头金毛狒狒听到它主人的喝问，突然发起威来，齐声怒吼，张着双爪，一前一后，朝银拂道人隐身之处奔了过来。

银拂道人那会去理睬两头野兽，身形腾空飞起，从奔来的两头金毛狒狒上越过，飘然落到亭前，含笑道：“蓝道友请了。”

正在替蓝真人按摩的半裸少女，口中叫了一声，纤腰一扭，忽然从亭中失去了踪影！

银拂道人居然没看清她是如何走的？心头不觉一怔，忖道：“原来这苗女身手，也大非等闲！”

蓝真人稍微仰头，定目瞧了一眼，哈的笑道：“张道兄寅夜而来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随着话声，人已站了起来。

那两只金毛狒狒看到主人起身招呼，立即嘻着大嘴，讪讪走开，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。

银拂道人知他把自己当作了风火道人，心中一动，也就将错就错的笑道：“贫道此来，自然和道兄有关了。”

蓝真人蟹脸上，微微一怔，但未立即询问，一手捋着苍须，喝道：“徒儿，张道兄来了，还不快端茶来。”

原来那半裸苗女，竟是他的徒弟，这对师徒，看来有些荒唐！

只听地下有人娇声应道：“师傅不说，徒儿也已经端出来了。”

随着话声，只见那半裸苗女手托银盘，盘中放着一盏香茗，忽然从地上冒了出来！

悄盈盈把茗碗放到几上，欠欠身道：“张师伯请用茶。”

在她身后，接着又冒出一个半裸少女，手中捧着一张矮椅，放到茶几边上，也欠欠身道：“张师伯请坐。”

银拂道人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这亭下还是个石窟！”

一面望着两个眉目如画，身材美好的苗女，呵呵笑道：“蓝道兄真好福气，收了这般如花如玉的两个弟子。”

两个半裸苗女嫣然一笑，很快退了下去。

蓝真人面露得意之色，微微一笑，抬手道：“张道兄请坐。”

银拂道人也不客气，在矮椅上坐下。

蓝真人道：“道兄赶来，可是教主有什么指示么……”

银拂道人心头不禁一动，暗道：“听他口气，不像千面教主仍然在柳府地下的天坛之中了。”

一面却呵呵笑道：“蓝道兄猜的不对，贫道并非奉教主之命来的。”

蓝真人道：“那么道兄有何见教？”

银拂道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贫道是给道兄送信来的。”

蓝真人面露诧异，问道：“给贫道送信？”

银拂道人道：“不错，若非事情紧急，贫道还不用连夜赶来呢！”

蓝真人道：“究竟是什么急事，劳动道兄大驾亲自赶来？”

银拂道人拂髯一笑，伸手指亭前两头金毛狒狒道：“为它们惹出来的事。”

蓝真人愈听愈奇，说道：“它们惹了什么事？”

银拂道人道：“道兄可知道云阳子已经到九江么？”

蓝真人点头道：“贫道已经听说了。”

银拂道人道：“云阳子今日中午，经过黄桥铺，盟主命贫道在龙图殿设宴款待，表示欢迎之忱，当时黄桥铺村民，推派代表，求见云阳子，诉述村人屡遭怪兽伤害，死伤多人，请求云阳子除妖，云阳子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。”

蓝真人道：“云阳子要待如何？”

银拂道人道：“他到了柳府，就把此事当众说出，本来云阳子要亲自前来，但经平跛子和万里游龙两人，自告奋勇，约在明日清晨，前来搜山，贫道得到此讯，特地赶来，通知道兄。”

蓝真人脸色微微一变，两道熠熠眼神注着银拂道人，问道：“道兄此话当真？”

银拂道人拂髯笑道：“这是今晚席上决定之事，自然是真的了。”

蓝真人点点头道：“多谢道兄。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噤口发出一声长啸。

他忽然发起长啸，银拂道人便已觉事出有因，但还没想到自己在谈话之中，已然露了马脚。

蓝真人啸声出口，久久不见回音，目中金芒一闪，忽然大笑一声道：“张道兄来的正好。”

左脚轻轻一点，人已霍地站了起来。

银拂道人自恃功力，那会把蓝真人放在眼里，一手捋着银髯，笑道：“蓝道兄……”

话甫出口，突觉矮椅向下一沉，身子直向下面陷去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要等提气上跃，突觉一股强猛的暗劲，当头直压而下！

银拂道人只觉眼前一暗，登时一片漆黑，连人带椅如坠下

千丈绝壑，直向下面落去。

伸手一抓，但觉四周石壁，光滑如削，没有一点可以攀援借力之处！

这样一直沉落十四五丈深，才算落到上面，心头暗暗吃惊，立即仰脸沉喝道：“蓝法鹤，你怎的对贫道下起手来了？”

但听蓝真人大声笑道：“朋友假冒张道兄，如今身陷五狼关，你且看看四周铁槛中，这五头巨狼，都是天山异种，力能撕虎豹，朋友功力再高，也将立膏狼吻，只要真人一声暗语，立时就可把它们放出来。”

银拂道人还没回答，突听四周响起一阵刺耳的狼嗥之声！

这一阵狼嗥，声音凄厉，响若虎吼，果然与普通狼嗥，大不相同，急急凝目望去。

他内功深湛，这地窖之中，虽然黑暗得伸手不辨五指，但他仍可清晰看到自己立身之处，是四五丈见方的一个石窟。

左右前后，另有五个一人来高的洞窟，每一个洞窟都装着一道粗如儿臂的铁槛，槛中养着五头硕大如虎的灰狼。

看到自己，狼毛根根直竖，隔着铁槛，露出葱绿目光，白牙谗谗，凶猛之状，犹胜金毛狒狒！

就在此时，只听女子声音低叱一声，那五个凶狼，立即夹着尾巴走了开去，不再叫嗥。

银拂道人仰天喝道：“蓝法鹤，你这算什么意思？”

蓝真人大笑道：“真人也不难为你，只要你说出假冒张道兄，是受谁人指使，企图何在？”

银拂道人怒喝道：“谁说贫道不是张五云？”

张五云，正是风火道人俗家的姓名。

蓝真人大笑道：“道兄破绽太多了，老实告诉你，云阳子已

换了咱们的人，那会把真人门下之事，当众说出来？就算他说了出来，如果平跛子和丐帮李剑农真要寻来，教主自会飞鸽传书，通知与我，也用不着朋友赶来。”

银拂道人暗暗跌足，心想：“他此话不错，自己这回当真阴沟里翻了船！”

只听蓝真人续道：“朋友假冒张五云，而且还收拾了真人门下五大巡山弟子，若要……”

从他这话的口气，推断下面应该是：“若要再不说实话，真人就要放狼了。”

但他话声未落，忽然住口不言，好像已经离去一般。

银拂道人听的大奇，蓝法鹤话未说完，不该匆匆离开，除非是上面有了意外的变故！

想到此处，顿觉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

他目光四下转动，竟然发觉这座石窟，早就防到有人企图施展壁虎功，游墙而上，因此五面石壁装了铁槛。

每一支铁棍，相距足有五寸来宽，槛中养了五头巨狼，五寸宽的间隔，足够狼爪从槛中伸出，你根本无法走近，那想贴得上石壁？

尤其这五头巨狼，目光锐利，生性机警，只要你一动，它们就会穷嚎。

银拂道人站了一回，突然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自己若要出去，非得先解决了这五头凶狼不可。”

一念及此，探手从怀中摸出“化骨针筒”正待朝对面铁槛中一头凶狼出手！

只听上面传来蓝法鹤的声音喝道：“徒儿，你们快把张道兄接上来。”

接着但听一阵辘辘之声，果然从上面垂下一条绳索，索底紧钉一块木板，一直垂到地上。

同时响起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，说道：“张师伯，家师有请，你只要两脚踏在板上，晚辈就要转动绞盘了。”

银拂道人真想不透这蓝法鹤方才还在威胁自己，前后不过盪茶工夫，竟然会转变的如此快法？

心中一时大是奇怪，但对方既然缒下木板来，自己自然是上去了再说，当下就依言踏在方木板之上。

只听又是一阵辘辘轻响，绳索随着绞盘，往上疾升，眨眼工夫，已上升到十丈左右。

但觉直向上升的木板，忽然朝一处石壁间缓缓靠近，接着但见石壁间缓缓裂开了一道门户，灯光乍亮，一名半裸的苗女，手掌银灯，在洞口现身，朝银拂道人躬身说道：“家师已在厅上恭候，张师伯请进。”

银拂道人跨上石门。

那苗女伸手在壁上一按，石门缓缓关起，然后欠身道：“晚辈替张师伯引路。”

说完，掌灯走在前面带路。

银拂道人随在她身后，暗自打量，但见石门之内，是一条黑暗的甬道，转出甬道，一排似有六七间石室。

穿过这些石壁，前面是一个圆洞门，顿见灯光大亮，一间宽敞的石室中，摆设得有如客厅一般。

此刻正有三个人坐在那里，一眼看去，坐在上位的正是蓝法鹤。

他身后站立着三个眉眼盈盈的半裸苗女，敢情这石窟之中，只有他们师徒五人。

另外两个客人，却把银拂道人看的不禁一怔，忖道：“原来是跟着自己来的，这就奇了，蓝法鹤生性好色，是个淫邪魔头，在江湖上，声名狼藉，他们怎会和他打起交道来了？”原来这两位客人，正是武林四友中的“关东一拳”无影神拳莫延年和丐帮帮主万里游龙李剑农！

蓝真人一眼看到银拂道人在圆洞门中现身，立即站起身子，迎了过来，口中呵呵一笑，打着稽首说道：“方才实是一场误会，多有冒犯，张道兄幸勿介意。”

银拂道人心中有些明白，这情形自然是莫延年，李剑农两人替自己的解围，一面也连忙还礼道：“蓝道兄好说，既是误会，说过也就算了。”

蓝真人连连抬手道：“道兄请坐。”

银拂道人朝莫延年、李剑农二人打了个稽首，道：“莫兄、李兄，如何也来了？”

李剑农暗中使了个眼色，一面笑道：“兄弟和莫老哥原来找蓝道兄有事来的，不想道兄也在此地。”

银拂道人看他朝自己使着眼色，心中更觉奇怪，一时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？只好含含糊糊的点头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凑巧的很。”

随着话声，在一把交椅上坐了下来。

蓝真人一手摸着苍须，偏过头去朝身边一名苗女说道：“徒儿，这位莫大侠，昔年救过为师一命，乃是为师的救命恩人，他今晚来此，想了解咱们在幕阜山的情形，此事还是你说吧！”

银拂道人听了一怔，忖道：“无怪蓝法鹤转变的如此快法，原来莫老兄昔年救过他的性命。”